

失业与工资之间的脱节

作者：[Gee Hee Hong](#)、[Zsoka Koczan](#)、[Weicheng Lian](#) 和 [Malhar Nabar](#)

2017 年 9 月 27 日



对工人的需求在不断增加，但工资却没有跟上。（图片：Shironosov/iStock）

过去三年里，许多发达经济体的劳动力市场已经日益显示出从 2008-2009 年“大衰退”中恢复的迹象。然而，尽管业率在下降，但工资增长一直缓慢，从而提出了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劳动力需求的增加为什么没有推动工资上涨？

我们在 [2017 年 10 月《世界经济展望》](#) 中的研究分析了发达经济体自“大衰退”以来名义工资增长缓慢的原因。理解失业与工资脱节的驱动因素，不仅对于宏观经济政策十分重要，而且对于减轻收入不平等和提高工作稳定性的前景也很重要。

就业增长加快，但工资并未同样加快增长

在许多国家，就业增长已经加快，总体失业率现在回到“大衰退”之前的范围之内。然而，名义工资增长依然大大低于衰退之前的水平。工资增长缓慢可能是由于一些国家有意采取

措施，让工资增长速度从不可持续的高水平上降下来，正如欧洲一些国家的情况。但这一趋势更为普遍。

这一趋势的出现有几个因素在起作用，既有周期性因素，也有结构性（缓慢变化）的因素。

一个重要的周期性因素是劳动力市场疲软，即劳动力供给过剩，超过企业希望雇用的人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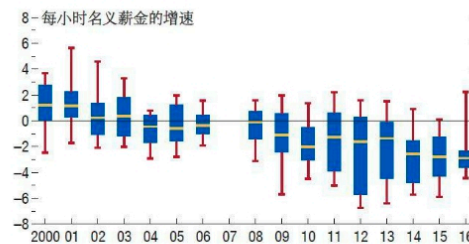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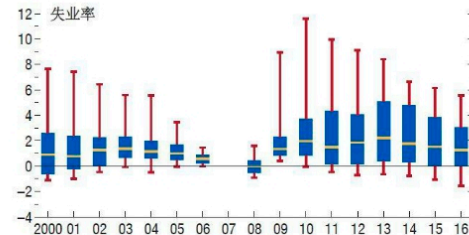
然而，首先必须认识到，总体失业率可能不像过去那样能够有效显示劳动力市场的疲软程度。每名工人的工作时数继续减少（延续了“大衰退”之前就已经开始的趋势）。

一些国家还经历了以下情况：非自愿非全时就业（工人每周工作不到 30 小时，但希望工作时间更长）的比率上升，临时就业比例增大。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劳动力需求持续疲软（本身体现了货物和服务最终需求疲软）。

难以跟上

尽管总体失业指标有所改善，但几乎所有发达经济体的名义工资增速都比“大衰退”之前缓慢。

（与2007年相比的百分点差异）



来源：欧盟统计局、国家当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释：每个方框中的横线表示中位数，方框的上边缘和下边缘表示最高四分位数和最低四分位数，红色标记表示最高十分位数和最低十分位数。下图中的样本国不包括波罗的海国家。使用的工资变量是工人每小时的薪金（不包括个体经营者）。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工资增长的另一个重要驱动因素是已被广泛认识到的趋势生产率增长减缓。每小时工作产生的持续疲软可能会挤压企业利润，最终阻碍工资增长，因为企业变得更不愿接受薪金的快速增长。

缓慢变动的因素

除了上述因素外，缓慢变动的因素，如持续的自动化进程（以投资品的相对价格下降表示）以及中期增长预期减弱，看来也抑制了工资增长。然而，我们的分析表明，“大衰退”之后，自动化对工资增长缓慢所起的作用可能不大。

分析还表明，“大衰退”之后，特别是在 2014-2016 年，工资增长缓慢还有重要的全球共同因素。换言之，任何一个经济体的工资状况受其他经济体劳动力市场状况的影响越来越大。这显示了工厂跨境搬迁可能产生的影响，或国际经济一体化加强背景下全球劳动力有效供给的增加。

综合来看

劳动力市场疲软和生产率增长的相对作用在各国存在差异。在失业率仍明显高于“大衰退”前平均水平的经济体（如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高失业率对 2007 年以来名义工资

增长减缓所起作用约为**一半**，而非自愿非全时就业对工资增长起了进一步的抑制作用。因此，在劳动力市场疲软程度显著下降之前，工资增长不太可能加快。而为了实现劳动力市场疲软程度显著下降，需要持续实施宽松的政策，以促进总需求。

在失业率低于在“大衰退”前平均水平的经济体（如德国、日本、美国 and 英国），生产率增长缓慢对 2007 年以来名义工资增长减缓所起的作用约为**三分之二**。

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非自愿非全时就业看来也抑制了工资增长，表明劳动力市场疲软程度高于总体失业率所反映的水平。在决定退出宽松货币政策的适当步伐时，必须对这些经济体的真实疲软程度做出评估。

劳动力市场的更广泛变化

我们的研究进一步显示，工资增长缓慢是在更广泛的劳动力市场变化背景下发生的。例如，非自愿非全时就业本身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周期性需求疲软造成的。因此，有助于提高总需求的宽松政策也能降低非自愿非全时就业。但工资增长疲软也与自动化、中期增长预期减弱以及服务业重要性提高等缓慢变动的因素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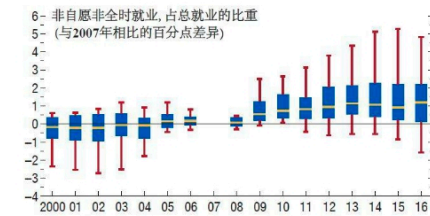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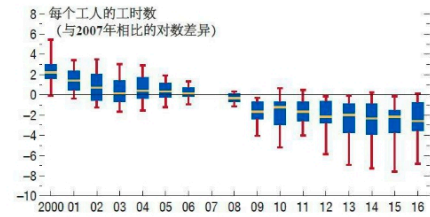
这些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企业与员工之间关系的持续变化。这种变化反映了经济的根本转变——“零工经济”出现以及制造业等传统部门收缩。因此，政策制定者可能需要加大力度解决非全时工人面临的脆弱性。措施可以包括：扩大最低工资制度的覆盖面，将非全时工人纳入其中；按比例提供年假、探亲假和病假，使非全时工人享受与全时工人同等的待遇；以及加强中等和高等教育，在长期内提升技能。



Gee Hee Hong 是亚洲及太平洋部经济学家，负责日本问题。她的工作侧重于通胀态势、宏观金融联系以及各种贸易问题，包括汇率传导和全球价值链。她之前在基金组织亚洲及太平洋部就地区监督问题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斐济开展工作（2014-2016 年）。加入基金组织之前，她就职于加拿大银行（2012-2014 年）。Hong 女士从首尔国立大学获得学士学位（2006 年），从加州伯克利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2012 年）。

工时缩短、非全时就业增加

在全球三分之二以上的国家，尽管就业出现增长，但每个工人的工时数继续在减少，非自愿非全时就业在增加。



来源：国家当局、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和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释：每个方框的横线表示中位数，方框的上边缘和下边缘表示最高四分位数和最低四分位数。红色标记表示最高十分位数和最低十分位数。非自愿非全时工人是指那些每周工时少于 30 个小时的工人，因为他们找不到全职工作。非自愿非全时就业占比计算为非自愿非全时工人总数除以总就业人数。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Zsoka Koczan 是基金组织研究部世界经济研究处的经济学家。她之前曾在基金组织欧洲部工作。在 2013 年加入基金组织之前，她在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工作。她的研究兴趣包括应用微观经济学、不平等和移民。Koczan 女士拥有剑桥大学的博士学位。



Weicheng Lian 是基金组织研究部世界经济研究处的经济学家，之前曾在欧洲部工作。他的研究兴趣包括宏观金融（重点是住房趋势和周期）以及与全球供给链和结构性转型有关的问题。他从普林斯顿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从北京大学获得经济学家硕士学位和物理学学士学位。



Malhar Nabar 是基金组织研究部世界经济研究处副处长。他之前曾在基金组织亚洲及太平洋部工作，负责中国和日本问题，曾担任赴香港特区代表团团长。Nabar 先生的研究兴趣包括金融发展、投资和生产率增长。他从布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